

清华岁月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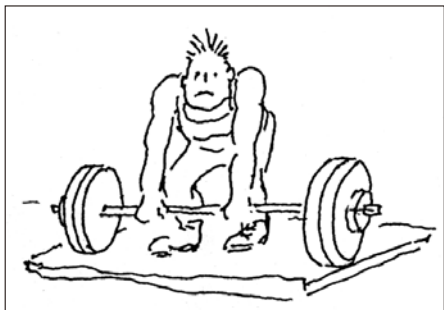
○关 庚（1964土建）

按：本文节选自关庚学长出版的《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一书。该书通过五百余篇短文和亲手绘制的六百余幅绘图，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自己童年、家庭、求学、工作和婚恋等故事，同时旁触到上世纪北京的风俗、人物、自然景观以及人文建筑等方面的变迁，被媒体称为“一幅平民私人手绘的‘北京20世纪清明上河图’”。现择其清华生活部分，以飨读者。

1957年高考分数线很高，录取率很低，所以我们1958届高中毕业生报名时都捏着一把汗，报什么学校一时拿不定主意。不过我们的班主任王克伦老师看准了形势，鼓励我们往高里报，他说：“今年大跃进肯定大学要敞开大门招生。”于是我们班都比着劲儿地往高报。高考一完，我们立刻就出去露营了，把考试、录取的事儿都扔在脖子后头去了。等到发榜时，同学一个个都先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唯有我迟了两天才听到老邮差的喊声：“关庚，信！”当我打开一看是清华录取通知时，兴奋得向院里大喊“我考上清华啦！”接下来的烦事就是筹学费。为了给我打点行装，娘变卖了日本投降时买的俏货，一台“胜佳”牌缝纫机、一台老式照相机、一台望远镜、一盒矿石标本，凑了100元交给我，我就去清华入学了。

举重

到清华报到，我就被举重队盯上了，非找我去不可，后来才知道他们要的是我的体重而不是举重（我当时体重超过90公斤）。加之与别的学校比赛时要各选四个级别，一般的学校都没有超过90公斤体重的人，可我们就选一个重量级的，只要我上去把横杆举起来，冠军就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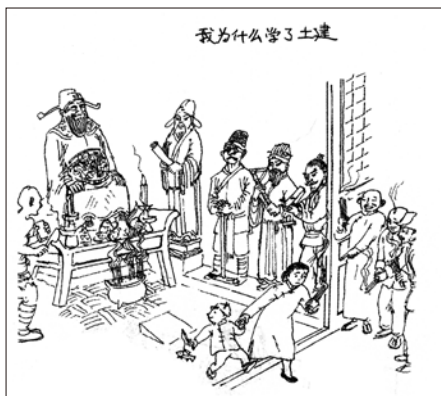


参加举重队以后，每天下午4点要进行大运动量练习，肩扛杠铃，深膝蹲，从90公斤起三次为一组，做完再加5公斤直到加至120公斤，然后再每减5公斤做三次，直到减至90公斤为止，一天下来楼梯都爬不上去了。到困难时期举重队解散了，我也从举重队中解放出来了。困难时期过去后，由于我体重不够，才60公斤，人家也不要我了。

我为什么学了土建

小时候有一年大年初一，娘带我去东岳庙烧香。本来要拜药王，结果错进了鲁

□ 荷花池



班殿。女人是不进鲁班殿的，等点香下跪后才发现拜错了，娘赶紧拉着我往外跑，后面不断传出取笑之声。

我考上清华土建系，娘说都是当年拜鲁班的功劳！

参加军乐队

举重队散伙之后我又参加了军乐队，吹贝司。我平时吹的是降B调的抱贝司，出队时吹的是圈贝司（我的那支圈贝司，还在电影《二七风暴》中当过道具）。每次迎宾、运动会或游行时，军乐队都要出队，全队就属我们吹贝司的家伙分量最大，累得我们个个汗流浹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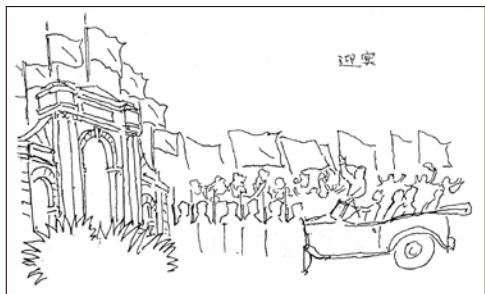


当时还有一种出队大家愿意去，那就是给一些机关单位办的舞会伴奏。一到星期六，天刚擦黑，舞蹈队的女同学打扮完，我们也统一着装，登上接我们的大客车，直奔舞厅。在金碧辉煌的大

厅里，我们伴奏，女同学伴舞。午夜之后，舞会散了，犒赏我们一顿晚餐，到这时才是我们真正的重头戏。困难时期，吃上这么一顿美餐，是多么难得啊！

迎宾

清华上学时，我多次参加了迎宾活动，大都以一名清华民兵的身份参加。白汗衫、蓝裤子，腰扎武装带，身背七九步枪。先后迎接过吴努、苏加诺、多尔蒂科斯、戈瓦拉、金日成等当时国际上有名之人。他们大多是国家领导人陪着来清华的，如周恩来、陈毅、彭真等。因为我站在队伍的最前排，所以看他们比谁看得都清楚。



贵宾一过来我们就高喊支持某国人民某某行动的口号，严肃认真，煞有其事，好像为世界革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似的。

测量

一入学就开了测量课，讲课的老师叫刘翰生，高高的个头，黑黑的脸膛，看上去像一个跑工地的工长。上了一年测量课就开始实地测量，是勤工俭学性质的，给北京南郊作大地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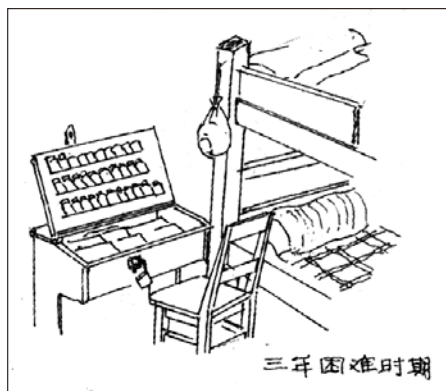
从设置导线到碎部绘图，都是在南郊魏善庄、黄村，测了约两个月。那时，仪



器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水平仪是用日本产的水准仪，因为它的望远镜特别长，同学们管它叫“大炮”，用的经纬仪同詹天佑时期用的差不多，计算要查七位对数表，不过大家热情高涨，早起晚归，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可把我饿怕了。我的体重从90公斤以上一下降到62公斤半，平时有油有肉有菜的情况下一月三十多斤粮食没问题，但什么全没有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我的定量是31斤，早上二两，中午和晚上各四两，吃了跟没吃似的。吃饭时要有很大的毅力，才能不超过定量。为



了加强自我控制，我糊了31个小口袋，发的粮票分31份插入口袋。每天每顿只拿一份，绝不多带。有一次失窃，半个月的粮票被偷，真不知那半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白薯皮



那时一个月要吃几次白薯。一两粮票可给二两白薯，可闹个填满肚子。白薯是放在大屉子上蒸的，每次卖完，屉上都要粘上一些白薯皮。一位同学可算是发现了“新大陆”，只要空屉子一下来，他就冲将过去，把所有的白薯皮都搜罗到碗中，跑到一旁大吃一通。真是饿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军训

在清华时曾两次到昌平工程兵学院接受军训。院方很重视，院长是位老将军，跳秧歌迎接我们。



● 桑榆春晖

中广核出了个名作家

○符开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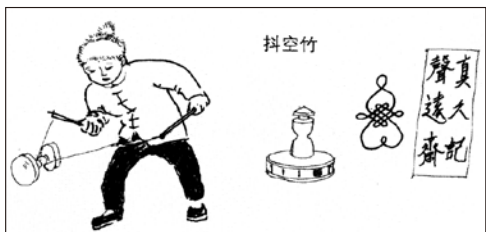


邱仁森学长

21世纪初，中广核出了个作家邱仁森。其何许人也？他是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程指挥，是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第一

位海归博士，是中广核目前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并被推为中国文化艺术协会副会长，经网络公示一年后评选为“百名感动中国杰出文化人物”之一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涌现出技术创新创造，那是题中之义，现在冷不防冒出一个国家级的作家来，那倒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一桩新闻。

邱仁森，年届古稀，中等个子，一张圆脸总带着微微的笑意，行走时腰板笔直，不疾不徐，目光总是盯着脚前的路，很少抬头看风景、观人群。他处事低态低调而不张扬，待人腼腆谦卑而不傲气。但



关庚学长笔下的 老北京街头场景

